

# 蔡元培教育思想的两点失误

□钱志富

众所周知，蔡元培是中国现代教育史上灯塔式的人物。民国初年即1912年，蔡元培出任首任教育总长，笔者以为该职位相当于现在的教育部兼文化部部长，并于四年后即1916年出任北京大学校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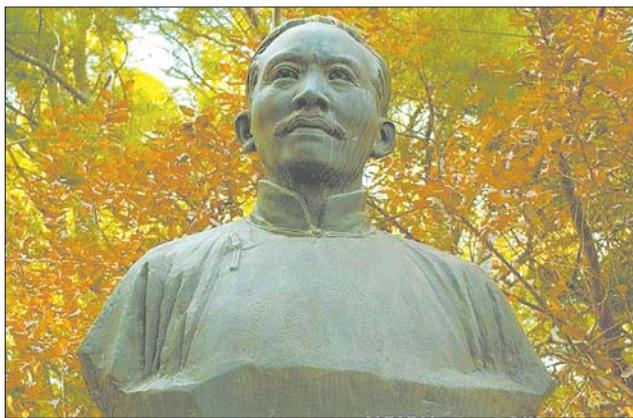
蔡元培出任北京大学校长仅仅四年多时间，但他从体制上革新了北京大学，并以现代教育的思想原则给北京大学同时也给中国高等教育定下许多影响深远的现代教育运行规则。其中，最令人津津乐道的有于当年切实实行的教授治校，民主管理和“循思想自由之原则，取兼容并包之主义”的中国现代高等教育办学原则等等。

蔡元培自己德学才具足，而且器量宏伟，尤其当年他“集中西文化于一身”，的确是中国文化史和教育史上转轴式的人物。蔡元培的北大是中国现代教育史上的奇迹。

笔者24年前即1990年在北京拜望过中国现代著名诗人、学者、翻译家冯至先生，冯至先生跟笔者谈到北大时表现出极大的兴致和自豪，他就是当年北京大学的高材生，但他谈到北大时特地强调说：“我所说的北大，不是解放后的北大，而是民国时的北大，从蔡元培的北大传下来的北大。”的确，从蔡元培的北大传下来的北大是大师云集的北大，是培养各种国家栋梁之才的北大，而不是只有大楼的北大。

当然，蔡元培本人已经成为了历史，蔡元培的北大也成为了历史，如果以历史的眼光来看待蔡元培和他的北大，也会发现一些失误。

无论怎样说，蔡元培当年主张的教授治校、民主管理和“循思想自由之原则，取兼容并包之



北大校园内的蔡元培像

主义”的中国现代高等教育办学原则等等都是对的，但这些主张的理想主义成分过浓，加上操作过程中出的问题，因此蔡元培的教育思想终于搁浅了。

在笔者看来，蔡元培的教育思想有两点失误。一是，蔡元培在人才培养上放弃对儒家经典的尊崇。不错，蔡元培的教育思想是兼容并包的，他主持北大工作时，也给了热爱中国传统文化的教师和学生一席之地。但是，这些本来应该用来践行的思想经典被狭隘化为一种学术研究。百年中国之乱局由此开始，后来兴起的新文化运动更加对儒家思想敌对化和妖魔化，尤其是新中国成立后到“文化大革命”这几十年，一切都跟儒家教导背离，社会走向全面动乱。这一切，我们回想起来，不得不承认，都与被圣化的这一蔡元培教育思想有关。

二是，蔡元培教育思想体现出来的核心价值观即反对读书做官论等看起来高尚，但从此断了天下读书人的想要用他们的学问回馈天下的念想。中国古代科举取士的教育体制决定了万

千学子可以通过读书来改变自己的命运，同时也改变国家的命运。学而优则仕的思想曾经延续两千多年，但到了蔡元培手里断掉了。

蔡元培之所以反对读书做官，主要原因在于他是一个革命者，他说：“吾人之所以革命，因清廷官吏之腐败。即在今日，吾人对于当局多不满意，今诸君苟不于此时植其基，勤其学，则将来万一因生计所迫，出而任事，担任讲席，则必贻误学生；置身政界，则必贻误国家。是误人也。误己误人，又岂本心所愿乎？故宗旨不可以不正大。此余所希望于诸君者一也。”

蔡元培认为，“大学者，研究高深学问者也。”应该说，蔡元培的这些思想都是对的，我们从事高等教育，当然得研究高深学问。可是，古代读书人的经世致用思想又哪里错了呢？

蔡元培的确是一个文化和教育革命者，他革命的目的就是要根除腐败的思想很明确，这赢得了许多人的赞赏。可是，断绝了读书做官的念想，是不是腐败问题就解决了呢？

历史证明，不是根除了读书做官的念想就能解决腐败问题的。拒绝读书人进入国家管理层的政府可能更加腐败。历史证明，积极吸纳读书人进入国家管理层的政府是相对清廉的政府，也是管理上相对有效的政府。

其实，蔡元培之所以反对读书做官论，这跟他一生多次游学西方的经历有关。蔡元培对西方尤其对欧美等国的高等教育的卓越性十分钦佩。以欧美等国为代表的西方高等教育的宗旨就是以研究高深学问为目的。学校和政府的关系是相互独立的关系，高等教育机构不受政府支配。

蔡元培说：“思想自由，是世界大学的通例。德意志帝政时代，是世界著名的开明又专制的国度，他的大学何等自由。那美、法等国，更不必说了。”

可是蔡元培所崇尚的与政府老死不相往来的西方高等教育培养出来的学生大多缺少像中国古代读书人的那种以天下为己任的责任心，他们对政府的恶往往任是放任的，结果不义的政府越来越恶，为害越来越深。

西方从文艺复兴开始兴起的现代教育没有能够很好地遏制政府之罪恶，使得整个人类都深受其害。美洲土著之灭绝，黑人奴隶之贩卖，殖民战争，鸦片贸易，以至于两次世界大战对整个人类之重创等等，部分债务应该算到西方所谓自由的高等教育头上。

儒家经典不可弃，儒家主张仁学，弃之会造成天下大乱；读书人的责任心不可废，废之就无人干涉政府之恶行。想要读书人负责，就必须把治理国家的重担压给他。读书做官论，不是洪水猛兽。学而优则仕，具有优越性。

（本文作者为宁波大学外语学院副教授）

# “跨界”书的趣味

□崔秋立

毕竟是暑假，可以有点空看闲书。

著名学者陈炎先生寄来一本他的新书《文化谐音》，是近年来所写的一些随笔。把在《大众日报》上连载的“陈炎说诸子”收了进去，内容显然比报纸上的更丰满。更为关键的是，他的文笔犀利酣畅风趣，比他那些板着脸孔的学术文章有趣得多。

在网上书店瞎逛，碰到了一本书：《洛书河图》。作者是阿城。哪个阿城，是写《棋王》的阿城吗？哪个好奇，也有些怀疑。书，非常精致，16开，仿皮封面。没有作者介绍，但有照片，没错，就是那个阿城，小说《棋王》，电影《芙蓉镇》的阿城，只是已经像一个历经沧桑的老学究。

最早知道“洛书河图”这个东西是从鲁迅的杂文中。周先生这样说“无论是古是今，人是鬼，是《三坟》、《五典》，百宋千元，天球河图，金人玉佛，祖传丸散，秘制膏丹，全都踏倒他。”（《华盖集·忽然想到》）。

显然，在周先生的笔下，这洛书河图绝不是什么好东西。只是当年这位周先生愤世嫉俗，满眼都是“吃人”两个字，不光河图，中国传统文化在他眼里都不是好东西，月亮都是外国的圆。放到今天来说就是严重的“历史虚无主义”，缺乏民族自信。然而，近年来弘扬传统文化，曾经被他讽刺挖苦打击，要“全都踏倒在地”的那些玩意儿，现在都已抖抖灰尘，重放异彩，变成了

宝藏。所以这“河图”被重视和研究也当属自然。

但是“河图”这东西，不同于四书五经那么有根有据，而是远古传说，似有似无，说不清楚，需要耐心求证。读这类书必定要耐得住枯燥。

阿城这本书的封面上有一行小注：“文明的造型探源”，似在提示我们这本书的学术性。因此，我是有点怵头，担心读不下去，甚至有些后悔一时冲动买下这本书，万一读不下去，便只能是附庸风雅装点书柜。不甘心，于是在夜深人静之时，运气，铆足劲，下决心，读不下去也得读，读不懂也得装懂。

但打开第一页，迎来的不是枯燥刻板的学术面孔，竟然是一片祥和，满目春色。先看这目录：“源起”、“导读”、“概说”，“天极与先秦哲学”，“东亚文明的猜测”，足以勾魂摄魄。

再往后看，精美的画面，灵动的语言，让我不忍释卷。竟然一时不再关注“洛书河图”本身的推论和考证，却像读散文随笔一样趣味盎然。

阿城的书是这样开头的：“我记不清是1985年底还是1986年初，总之天气寒冷，哈佛大学燕京图书馆有个讲座我赶去听。到了提问交流的时候，有个年长的人站起来，谢顶，河南口音，声音很大，他说：河出图，洛出书，这个问题最重要，搞清楚，中国文化的问题也就清楚了。说完离开会场。”

这种充满悬念、有间地点人物描述，哪像学术著作，分明就

是小说就是散文。说引人入胜是客气了，完全可以说是抓住人心。

说起“河出图，洛出书”的洛水，阿城随兴而至，聊起了曹子建的《洛神赋》。《洛神赋》和洛水有关，和《洛书》则无关，但这并不妨碍这位文学家的兴致所然。也正是这种率性，使原本可能枯燥乏味的学术文章顿时丰满绰约。

他说《洛神赋》的文辞好，随口便来了一句“神光离合，乍阴乍阳”，认为这是对美人的生动描写。他说“有风时，我们在树下看一个人的面容，光斑闪烁”。然后又背出一句：“若将飞而未翔”。他说“你们看水边的鸟，一边快跑一边扇翅膀：飞而未翔。这个临界点最动人”。这体现出了一位文学家的独特的审美视角和感受，恐怕是其他研究河图的专家们无法领略和表达的。

《洛神赋》世人耳熟能详，堆砌了大量的自然界的意象来描述洛神之美，有点文学修养的都能随口来几句，比如“翩若惊鸿，婉若游龙，荣耀秋菊，华茂春松”、“凌波微步，罗袜生尘”、“含辞未吐，气若幽兰”。我比较感兴趣的是“仿佛兮若轻云之蔽月，飘飘兮若流风之迴雪”两句，用微风吹起雪花的形态来形容美人，洁净轻盈冷艳，真是绝笔。而阿城关注到“神光离合，乍阴乍阳”、“若将飞而未翔”，这样形容美人形态之妙，过去还真没体会到，让阿城这一说，心脾立刻被滋润了一回。

至此《洛书河图》这本书，还有理由不读下去，还有理由不

下去吗？

陈炎的书是学者写随笔，阿城的书是小说家做学问，都可以说是“跨界”的书。这种“跨界”虽然显得有些“不务正业”，但我觉得价值最高。它是最自然的，随心所欲，不受拘泥的，所以也往往是最具灵感的、最接近于作者的本性，最能体现真知灼见。

学者写随笔，用快刀剔肉，游刃有余，可以使他们潜心研究的心得和深厚的学术积淀自然地流淌，将深邃的思想变得通俗易懂，演绎得五彩斑斓，将那些仿佛不怎么严谨，在学术著作中无法表现的思想观点，一语道出，石破天惊，七情六欲，一览无余；文学家搞研究，视角独特，并能够把刻板的推理辨析变得生动活泼，用生动形象的语言和形象的描述，把你带入到神圣的学术境界，就像将木乃伊的枯萎的血管充上新鲜的血液，使其活蹦乱跳，充满勃勃生机。

因此，读这种“跨界”书，比读学者的学术著作，小说家的小说往往更有趣。在汲取思想的同时，还会给你带来美的享受。所以比起冯骥才的小说，我更喜欢他对民俗学的研究文章；比起刘心武的小说，更喜欢他对红楼梦的考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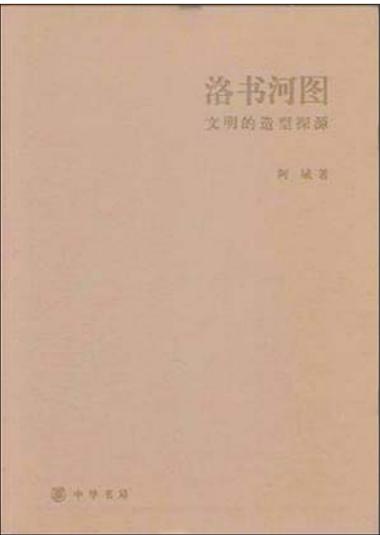
说到这里，《洛书河图》我还只是看了个开头，便放在一旁，并没有一鼓作气地读下去。我得先陶醉一会儿，咂咂滋味，犹如一杯美酒，不可一饮而尽，要慢慢地品尝。

（本文作者为山东劳动职业技术学院教授）



其实，蔡元培之所以反对读书做官论，这跟他一生多次游学西方的经历有关。蔡元培对西方尤其对欧美等国的高等教育的卓越性十分钦佩。以欧美等国为代表的西方高等教育的宗旨就是以研究高深学问为目的。学校和政府的关系是相互独立的关系，高等教育机构不受政府支配。

蔡元培说：“思想自由，是世界大学的通例。德意志帝政时代，是世界著名的开明又专制的国度，他的大学何等自由。那美、法等国，更不必说了。”



《洛神赋》世人耳熟能详，堆砌了大量的自然界的意象来描述洛神之美，有点文学修养的都能随口来几句，比如“翩若惊鸿，婉若游龙，荣耀秋菊，华茂春松”、“凌波微步，罗袜生尘”、“含辞未吐，气若幽兰”。我比较感兴趣的是“仿佛兮若轻云之蔽月，飘飘兮若流风之迴雪”两句，用微风吹起雪花的形态来形容美人，洁净轻盈冷艳，真是绝笔。而阿城关注到“神光离合，乍阴乍阳”、“若将飞而未翔”，这样形容美人形态之妙，过去还真没体会到，让阿城这一说，心脾立刻被滋润了一回。